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五十六

左編

夷類

契丹

契丹本東胡種其先爲匈奴所破保鮮卑山與庫莫奚異種而同類並爲慕容氏所破俱竄於松漠之間貞觀初摩會相降突厥不欲外夷與唐合請以梁師都易契丹太宗曰契丹外夷已降我不可索師都我叛臣詎可易降者不許明年摩會入朝自是有常貢二十二年契丹帥窟哥率其部內屬以契丹部爲松

漠都督府拜窟哥爲持節十州諸軍事松漠都督府
封無極男賜姓李置都督府於營州兼置東夷都護
以統松漠饒樂之地梁太祖開平元年契丹遣其臣
袍笏梅老來通好帝遣太府少卿高頎報之初契丹
八部部各有大人相與約推一人爲王建旗鼓以號
令諸部每三年則以次相代咸通末有習爾者爲王
土宇始大其後欽德爲王乘中原多故時入盜邊及
阿保機爲王尤雄勇五姓奚及七姓室韋達靼咸役
屬之阿保姓邪律氏恃其彊不肯受代久之阿保機
擊黃頭室韋還七部劫之於境上議如約阿保機不

得已傳旗鼓且曰我爲王九年得漢人多請帥部落居古漢城與漢人守之別自爲一部七部許之漢城卽後魏滑鹽縣也地宜五穀有鹽池之利其後阿保機稍以兵滅七部復并爲一國又北侵室韋女直西取突厥故地擊奚滅之復立奚王而使契丹監其兵東北諸夷皆畏服之是歲阿保機帥衆三十萬寇雲州李克用與之連和面會東城約以今冬共擊梁阿保機留旬日乃去克用贈以金繒數萬阿保機留馬三千匹雜畜萬計以酬之阿保機既歸而背盟更附于梁克用由是恨之二年契丹阿保機遣使隨高于

人貢且求册命梁王賜以手詔約共滅沙陀乃行封册均王貞明二年初燕人苦劉守光殘虐軍士多亾歸契丹日益彊大阿保機自稱皇帝國人謂之天皇王以妻述律氏爲皇后置百官至是改元神册述律勇決多權變阿保機常度磧擊党項留述律后守其帳黄頭室韋乘虛合兵掠之述律后奮擊大破之充用方經營河北欲結契丹爲援常以叔父事阿保機劉守光末年衰因遣叅軍韓延徽求援于契丹契丹王怒其不拜留之使牧馬於野延徽幽州人述律言于契丹主曰延徽能守節不屈此今之賢者奈何辱

以牧圍契丹王召與語悅之遂以爲謀主始教契丹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偶墾藝荒田由是漢人各安生業逃亡者益少契丹威服諸國延徽有助焉頃之延徽逃奔晉陽克用欲置之幕府掌書記王緘疾之延徽不自安求東歸省母過眞定止於鄉人王德明家德明問所之延徽曰今河北皆爲晉有當復詣契丹耳德明曰叛而復往得無取死乎延徽曰彼自吾來如喪手目今往詣之彼手目復完安肯害我既省母遂復入契丹契丹主見其至大喜如自天而下及稱帝以延徽爲相累遷至中

書令充用遣使至契丹延徽寓書於充用敘所以北去之意且曰非不戀英主非不思故鄉所以不留正懼王緘之讒耳因以老母爲託且曰延徽在北契丹必不南牧故終同光之世契丹不深入爲寇延徽之力也三年充用使其弟威塞軍防禦使存矩募兵存矩得五百騎自部送之以青州盧文進爲裨將兵叛殺存矩文進率其衆奔契丹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下有渝水通海自關東北循海有道道狹處纔數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北至進牛口舊置八防禦軍募土兵守之田租皆供軍不入於薊幽州歲致繒

[illegible]事須用北宋人

續以供戰士衣每歲早穫清野堅壁以待契丹契丹至則閉壁不戰伺其去選驍勇據隘邀之契丹常失利走士兵皆自爲田園力戰有功則賜勳加賞由是契丹不敢輕入寇及周德威爲盧龍節度使恃勇不修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芻牧于營平之間德威又忌幽州舊將有名者往往殺之吳王楊行密遣使遺契丹主以猛火油曰攻城以此油然火焚樓櫓敵以水沃之火愈熾契丹大喜即選騎三萬欲攻幽州述律氏哂之曰豈有試油而攻一國乎因指帳前樹謂契丹主曰此樹無皮可以生乎契丹主曰不可

失險

失人

述律氏曰幽州城亦猶是矣吾但以三千騎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其中無食不數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動輕舉契丹主乃止三月盧文進引契丹兵急攻新州將棄城走文進以其部將劉殷爲刺史使守之克用使周德威合河東鎭定之兵攻之不克契丹主帥衆三十萬救之德威大爲所敗奔歸契丹乘勝進圍幽州盧文進教之以攻城爲地道晝夜四面俱進城中穴地然膏以邀之又爲土山以臨城城中鎔銅以灑之日殺千計而攻之不止周德威遣間使請克用告急克用方與梁相持河上欲分兵則兵少欲勿

救恐失之憂形於色謀於諸將獨李嗣源李存審閻寶勸王救之王喜曰存審寶以爲虜無輜重勢不能久何其野無所掠食盡自還然後踵擊之嗣源曰周德威社稷之臣今幽州朝夕不保恐變生於中何暇待虜之衰臣請身爲前鋒以赴之王曰公言是也即日命治兵夏四月克用命嗣源將兵先進軍於淶水閻寶以眞定之兵繼之八月契丹圍幽州且二百日李嗣源予步騎七萬會於易州存審曰虜衆吾寡虜多騎吾多步若平原相遇虜以萬騎蹂吾陣吾無遺類矣嗣源曰虜無輜重吾行必載糧食自隨若平原

相遇虜抄吾糧吾不戰自潰矣不若自山中潛行趨幽州與城中合勢若中道遇虜則據險拒之。甲午自易州北行庚子踰大房嶺循澗而東嗣源與養子從珂將三千騎爲前鋒距幽州六十里與契丹遇契丹驚却退晉兵翼而隨之契丹行山上晉兵行磵下每至谷口契丹輒要之嗣源父子力戰乃得進至山口契丹以萬餘騎遮其前將士失色嗣源以百餘騎先進免冑揚鞭胡語謂契丹曰汝無故犯我疆場晉王命我將百萬衆直抵西樓滅汝種族因躍馬奮檛三入其陳斬契丹酋長一人後軍齊進契丹兵却晉兵

然得出李存審命步兵伐木爲鹿角人持一枝止則成寨契丹騎環寨而過寨中發萬弩射之契丹人馬死傷塞路將至幽州契丹列陣待之存審命步兵陣於其後戒勿動先令羸兵曳柴然草而進煙塵蔽天契丹莫測其多少因鼓譟合戰存審乃趨後陣起乘之大敗契丹以盧文進爲幽州留後其後又以爲盧龍節度使文進常居平州帥奚騎歲入北邊殺掠吏民晉人自瓦橋運糧輸薊城雖以兵援之不免抄掠契丹每入寇則文進率漢卒爲鄉導盧龍巡屬諸州爲之殘弊龍德元年趙王鎔養子張文禮既殺趙王

遣間使因盧文進求援於契丹契丹主既許盧文進出兵王郁又說之曰鎮州美女如雲金帛如山速往則已物也不然為晉主所有矣契丹主悉發所有之衆而南述律后諫曰吾有西樓羊馬之富其樂不可勝窮也何必勞師遠出以乘危徼利乎吾聞晉主用兵天下莫敵脫有危敗悔之無及契丹主不聽十二月辛未攻幽州李紹宏嬰城自守契丹長驅而南圍涿州旬日拔之進寇定州王都告急于晉克用自鎮州將親軍五千救之遣神武都指揮使王思同將兵戍狼山之南以拒之二年春正月甲午克用至新城

有進無退

南候騎自契丹前鋒宿新城涉沙河而南將士皆失色士卒有亡去者主將斬之不能定諸將皆曰虜傾國而來吾衆寡不敵又聞梁寇內侵宜且還師魏州以救根本或請釋鎮州之圍西入井陘避之克用猶豫不決中門使郭崇韜曰契丹爲王都所誘本利財貨而來非能救鎮州之急難也王新破梁兵威震夷夏契丹聞王至心沮氣索苟挫其前鋒遁走必矣李嗣昭自潞州至亦曰今强敵在前吾有進無退安可輕動以搖人心克用曰帝王之興自有天數契丹其如我何吾以四萬之衆平定山東今遇此小虜而避

之何面以臨四海乃自帥鐵騎五千先進至新城北半出桑林契丹萬餘騎見之驚走克用分兵爲二逐之行數十里獲契丹主之子契丹舉衆退保望都克用至定州戊戌克用引兵趣望都契丹逆擊克用以親軍千騎先進遇奚酋禿餒五千騎爲其所圍克用力戰出入數四自午至申不解李嗣昭聞之引三百騎橫擊之虜退克用乃得出因縱兵奮擊契丹大敗逐北至易州會大雪彌旬平地數尺契丹人馬無食死者相屬於道契丹主舉手指天謂盧文進曰天何竟令我至此乃北歸克用引兵躡之隨其行止見其

野徧之所布蕘於地回環方正皆如編翦雖去無枝亂者歎曰虜用法嚴乃能如是中國所不及也克用至幽州使二百騎躡契丹之後曰虜出境即還騎恃勇追擊之悉爲所擒惟兩騎自他道走免契丹主責王郁縶之以歸自是不聽其謀晉代州刺史李嗣肱將其定嬀儒武等州授山北都團練使是歲契丹改元天贊後唐莊宗同光元年秋七月契丹遣使就帝求幽州以處盧文進時東北諸夷皆役屬契丹惟渤海未服契丹主謀入寇恐渤海掎其後乃先舉兵擊渤海之遼東遣其將禿餒及盧文進據營平等州

以擾燕地九月契丹攻渤海無功而還明宗天成元年春正月契丹主擊女直及渤海恐唐乘虛襲之戊寅遣梅老鞋里來修好秋七月契丹主攻渤海拔其夫餘城更命曰東丹因命其長子突欲鎮東丹號人皇王以次子德光守西樓號元帥太子辛巳契丹主阿保機卒於夫餘城述律后召諸將及酋長難制者殺之九月契丹述律后愛中子德光欲立之至西樓命與突欲俱乘馬立帳前酋長知其意爭執德光轡遂立之爲天皇王突欲慍帥數百騎欲奔唐爲邏者所遏述律后不罪遣歸東丹初文進爲契丹守平州

恐立子直與議也

帝即位遣間使說之以易代之後無復嫌怨文進所部皆華人思歸乃殺契丹戍平州者率其衆十餘萬車帳八千乘來奔以盧文進爲義成節度初義武節度使王都鎭易定十餘年時契丹數犯塞朝廷多屯兵於幽易間大將往來都陰爲之備浸成猜沮都恐朝廷移之他鎭乃求昏於盧龍節度使趙德鈞又知成德節度使王建立與安重誨有隙結爲兄弟陰謀復河北故事建立陽許而密奏之都又以蠟書遺青徐潞益梓五帥離間之又遣人說北面副招討使王晏球晏球不從乃以金遺晏球帳下使圖之不克晏

球叛都反狀聞詔宣徽使張延朗與北面諸將議討之晏球攻定州拔其北關城都以重賂求救於奚酋餒禿五月禿餒以萬騎突入定州晏球退保曲陽都與禿餒就攻之晏球與戰於嘉山下大破之禿餒以二千騎奔還定州晏球追至城門因進攻之得其西關城定州堅不可攻晏球增修西關城以為行府使三州民輸稅供軍食而守之晏球聞契丹發兵救定州將大軍趣望都遣張延朗分兵退保新樂延朗遂之真定留兵修新樂城契丹已自宅道入定州與王都夜襲新樂破之乙丑王晏球張延朗會于行唐西

寅至曲陽、王都乘勝、悉其衆與契丹五千騎合萬餘人、邀晏球等於曲陽戰於城南、晏球集諸將校令之曰、王都輕而驕、可一戰禽也、悉去弓矢。以短兵擊之。回顧者斬。於是騎兵先進、直衝其陣、大破之、都與禿餒數騎僅免、盧龍節度使趙德鈞邀擊契丹北走、殆無孑遺、契丹復遣其酋長惕隱將七千騎救定州、王晏球逆戰於唐河北大破之、追至易州、時久雨水漲、契丹爲唐所俘斬及陷溺死者不可勝計、契丹北走、入幽州境、趙德鈞遣牙將武從諫將精騎邀之分兵扼險要生擒惕隱等數百人、餘衆散投村落、村民以

村民可以
丹被擊崇
顧

書此不可
忘

白挺擊之其得脫歸國者不過數人自是契丹沮氣不敢輕犯塞趙德鈞獻契丹月俘惕隱等諸將皆請誅之帝曰此曹皆虜中驍將殺之則虜絕望不若存之以紓邊患乃赦惕隱等酋（誤）長五十人置之親衞餘六百人悉斬之契丹遣梅老季素等入貢初盧文進來降契丹以張希崇代之爲盧龍節度使守平州遣親將以三百騎監之希崇本書生爲幽州牙將沒於契丹性和易契丹將稍親信之因其部曲謀南歸部曲泣曰歸固寢食之所不忘也然虜衆我寡奈何希崇曰吾誘其將殺之兵必潰去此去虜帳千餘里比其

知而徵兵吾屬去遠矣衆曰善乃先爲寨質以石灰明目召虜將飲醉并從者殺之投諸寨中其營在城北亟發兵攻之并丹衆皆潰去希崇悉舉其所部二萬餘口來奔詔以爲汝州刺史王都據定州守備固伺察嚴諸將屢有謀翻城應官軍者皆不果帝遣使者促王晏球攻城晏球與使者聯騎巡城指之曰城高峻如此借使主人聽外兵登城亦非梯衝所及徒多殺精兵無損於賊如此何爲不若食三州之租愛民養兵伺之彼必内潰帝從之四年王都禿餒欲突圍走不得出定州都指揮使馬讓能開門納官軍都

舉族自焚擒禿餒幷丹二千人以王晏球爲天平節度使與趙德鈞並加兼侍中禿餒至大梁斬於市長興元年契丹東丹王突欲自以失職帥部曲四千人越海自登州來奔賜突欲姓李名贊華其部曲及先所俘契丹將惕隱等皆賜姓名惕隱姓狄名懷惠二三年初契丹合利荝刺與惕隱皆爲趙德鈞所禽契丹屢遣使請之上謀於羣臣德鈞等皆曰契丹所以數年不犯邊數求和者以此事在南故也縱之則邊患復生上以問冀州刺史楊檀對曰荝刺契丹之驍將向助王都謀危社稷幸而禽之陛下免其死爲賜已

此等皆道
宜爲分議
備

多契丹失之如喪手足彼在朝廷數年知中國虛實若得歸爲患必深彼纔出塞則南向發矢矣恐悔之無及上乃止檀沙陀人也上欲授李贊華以河南藩鎮羣臣皆以爲不可上以贊華爲義成節度使爲選朝士爲僚屬輔之契丹使辭歸國上曰朕志在安邊不可不少副其求乃遣萴骨舍利與之俱歸契丹以不得萴剌自是數寇雲州及振武初契丹旣強寇抄盧龍諸州皆徧幽州城門之外虜騎充斥每自涿州運糧入幽州虜多伏兵於閻溝掠取之及趙德鈞爲節度使城閻溝而戍之爲良鄉縣糧道稍通幽州東

十里之外人不敢樵牧德鈞於州東五十里城潞縣而戍之近州之民始得稼穡至是又於州東北百餘里城三河縣以通薊州運路虜騎來爭德鈞却之城三河畢邊人賴之潞王清泰元年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素與帝有隙盡收其貨之在洛陽及諸道者歸晉陽託言助軍費給事中李崧退謂同僚呂琦曰河東若有異謀必結契丹為援契丹每以贊華在中國屢求和親但求萴剌等未獲故和未成耳今誠歸萴剌等與之和歲以禮幣約置十餘萬緡遺之彼必驩然承命如此則河東雖欲陸梁無能為矣崧曰此吾

志也、然錢穀皆出三司、宜更與張相謀之、遂告張延朗、延朗曰、如學士計、不惟可以制河東、亦省邊費之什九。宅夕二人密言於帝、帝大喜、學士薛文遇沮之、遂罷、帝又用文遇計、徙敬塘鎮鄆州、都押牙劉知遠曰、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勢之地、士馬精強、若稱兵傳檄、帝業可成。奈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掌書記桑維翰曰、明宗遺愛在人、主上以庶孽代之、羣情不附。公明宗之愛壻。今主上以反逆見待。此非首謝可免。但力爲自全之計。契丹主素與明公約爲兄弟。今部落近在雲應、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萬一

背恩忘人語

有急朝呼夕至何患無成敬塘意遂決帝聞敬塘反以張敬達知太原府事以高行周為招撫使帥兵攻敬塘敬塘遣閤使求救於契丹令桑維翰草書稱臣於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為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塘不從表至契丹太喜九月契丹主將五萬騎號三十萬自揚武谷而南旌旗不絕五十餘里辛丑契丹主至晉陽陳於汾北之虎北口遣人謂敬塘曰吾欲今日即破

賊可乎、敬塘遣人馳告南軍甚厚、不可輕請伺明日議戰未晚也、使者未至、契丹已與唐騎將高行周合戰、敬塘乃遣劉知遠出兵助之、張敬達楊光遠以步兵陳於城西北下、契丹遣輕騎三千不被甲直犯其陣、唐兵見其羸、爭逐之、至汾曲、契丹涉水而去、唐兵循岸而進、契丹伏兵自東北起、衝唐兵斷而爲二、步兵在北者、多爲契丹所殺、騎兵在南者、引歸寨、契丹縱兵乘之、唐兵大敗、步兵死者僅萬人、騎兵獨全、敬達等收餘衆保晉安、契丹引兵歸虎北口、敬塘得唐降兵千餘人、劉知遠勸敬塘盡殺之、是夕敬塘出北

門見契丹契丹主執敬塘手恨相見之晚敬塘問曰皇帝遠來士馬疲倦與唐戰而大勝何也契丹主曰始吾自北來謂唐必斷鴈門諸路伏兵險要則吾不可復進使人偵視皆無之吾是以長驅深入知大事必濟矣兵既相接我氣方銳彼氣方沮若不乘此急擊之曠日持久則勝負未可知矣此吾所以亟戰而勝不可以安逸常理論也敬塘甚嘆服壬寅敬塘引兵會契丹圍晉安寨置營於晉安之南長百餘里厚五十里多設鈴索吠犬人跬步不能過敬達等士卒猶五萬人馬萬匹四顧無所之遣使告敗於唐自是

聲問不復通帝大懼帝下詔親征實無行意張延朗劉延皓皆勸帝行帝不得已發洛陽盧文紀希帝旨言國家根本大半在河南胡兵倏來忽至不能久留晉安大寨甚固況已發三道兵救之河陽天下津要車駕宜留此鎮撫南北且遣近臣往督戰苟不能解圍進亦未晚張延朗曰文紀言是也于是遣德鈞子侍中趙延壽將兵二萬如潞州帝以晉安為憂問策於羣臣吏部侍郎龍敏請立李贊華為契丹王令天雄盧龍二鎮分兵送之自幽州趨西樓朝廷露檄言之契丹主必有內顧之憂然後選募軍中精銳以擊

之此亦解圍之一策也帝深以爲然而執政恐其無成議竟不決契丹主謂石敬塘曰吾三千里來赴難必有成功觀汝氣貌識量眞中原之王也吾欲立汝爲天子敬塘辭讓數四將吏復勸進乃許之契丹主作册書命敬塘爲大晉皇帝自解衣冠授之築壇於柳林是日卽皇帝位割幽莫瀛莫涿檀順新嬀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與契丹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趙延壽獻契丹主所賜詔及甲馬弓劍詐云德鈞遣使致書於契丹主爲唐結好說令引兵歸國其實別爲一書厚以金帛賂契丹主若立已爲帝請卽以

見兵南平洛陽、與契丹爲兄弟之國、仍許石氏常鎮河東、契丹主自以深入敵境、晉安未下、德鈞兵尚強、又恐山北諸州邀其歸路、欲許德鈞之請、晉主聞之大懼、亟使桑維翰見契丹說之曰、大國舉義兵以救孤危、一戰而唐兵瓦解、退守一柵、食盡力窮、趙北平父子、不忠不信、畏大國之強、且素蓄異心、按兵觀變、非以死徇國之人、何足可畏、而信其妄誕之辭、貪毫末之利、棄垂成之功乎、且使晉得天下、將竭中國之財以奉大國、豈此小利之比乎、契丹主曰、爾見捕鼠者乎、備之猶有齧傷其手、況大敵乎、對曰、今大國已

扼其喉。安能齧人乎。契丹主曰、吾非有渝前約也、但
兵家權謀不得不爾、對曰、皇帝以信義救人之急。四
海之人俱屬耳目。奈何一旦三其命。使大義不終。
臣竊爲皇帝不取也。跪於帳前自旦至暮涕泣爭之
契丹乃從之、指帳前石、謂德鈞使者、曰我已許石郎。
此石爛可改矣。副將楊光遠、斬敬達首降於契丹、晉
王與契丹主至潞州、德鈞父子迎謁於高河、契丹主
慰諭之、父子拜晉主於馬首、進曰、別後安否、晉主不
顧亦不與之言契丹主問德鈞曰、汝在幽州所置銀
鞍　直何在德鈞指示之契丹命盡殺之於西郊

兵三千人遂鎖德鈞延壽送歸其國德鈞見述律太后悉以所賚寶貨并籍其田宅獻之太后問曰汝近者何爲往太原德鈞曰奉唐主之命太后指天曰汝從吾兒求爲天子何妄語邪又自指其心曰此不可欺也敬塘慮唐主西奔遣契丹千騎扼澠池唐主攜傳國寶登玄武樓自焚初敬塘割鴈門之北以賂契丹由是吐谷渾皆屬契丹苦其貪虐思歸中國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復誘之於是吐谷渾帥部落千餘帳自五臺來奔契丹大怒遣使讓晉主以招納叛人敬塘憂悒遂殂子重貴即位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

契丹景延廣致書稱孫而不稱臣契丹太怒遣使來責讓初河陽牙將喬榮從趙延壽入契丹以爲回圖使往來販易於晉置邸大梁及契丹與晉有隙景延廣說晉主囚榮於獄悉取邸中之貨凡契丹之人販易在晉境者皆殺奪其貨大臣皆言契丹有大功於（於事体亦不可）晉不可負釋榮慰賜而歸之榮辭延廣延廣大言曰勿聽趙延壽誑誘輕侮中國榮自以亾失貨財恐歸獲罪且欲爲異時據驗乃曰公所言頗多懼有遺忘願記之紙墨延廣命吏書其語以授之榮具以白契丹主入寇之志始決晉使如契丹者皆縶之幽州不

得見桑維翰屢請遜辭以謝契丹每爲延廣所沮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知延廣必致寇而畏其方用事不敢言但益募兵奏置興捷武節等十餘軍以備契丹

契丹主乃集山後及盧龍兵合五萬人使趙延壽將之委延壽經略中國曰若得之當立汝爲帝又常指延壽謂晉人曰此汝主也延壽信之由是爲契丹盡力畫取中國之策朝廷頗聞其謀遣使城南樂及德清軍徵近道兵以備之

開運元年正月天平節度副使知鄆州顏衎遣判官竇儀奏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契丹引契丹自馬家口濟河擒左武衛將軍蔡行

遇，是時楊光遠叛於青州，與契丹通謀，儀謂景延廣曰，虜若濟河與光遠合，則河南危矣。延廣然之。二月命保義節度使石贇守麻家口，前威勝節度使何重建守楊劉鎮，護聖都指揮使白再榮守馬家口，兩京留守安彥威守河陽。未幾，周儒引契丹將麻荅自馬家口濟河，營於東岸，攻鄆州北津，以應楊光遠。乙巳，遣侍衛都指揮使李守貞、神武統軍皇甫遇、陳州防禦使梁漢璋、懷州刺史薛懷讓，將兵萬人，緣河水陸俱進。契丹圍高行周等於戚城，先是景延廣令諸將分地而守，無得相救。行周等告急，延廣白帝，帝自將

救之契丹解去諸將泣訴救兵之緩幾不免李守貞等至馬家口契丹遣步卒萬人築壘散騎兵於其外餘兵數萬屯河西船數十艘度兵未已晉兵薄之契丹騎兵退走晉兵進攻其壘拔之契丹大敗棄馬赴河溺死者數千人俘斬亦數千人河西之兵慟哭而去由是不敢復東定難節度使李彝殷奏將兵四萬自以州濟河侵契丹之境以彝殷爲契丹西南招討使初契丹主得貝州博州皆撫慰其人或拜官賜服章及敗於戚城及馬家口忿恚所得民皆殺之得軍士燔炙之由是晉人忿怒戮力爭奮楊光遠將青州

契丹所畏劉知遠故失民譽力

兵欲西會契丹詔分兵屯鄆州以備之詔劉知遠將步兵自土門出恒州擊契丹知遠引兵屯樂平不進契丹僞棄元城去伏精騎於古頓丘城以伺晉軍與恒定之兵合而擊之契丹設伏旬日人馬饑疲趙延壽曰晉軍悉在河上畏我鋒銳必不敢進不如即其城下四合攻之奪其浮梁則天下定矣契丹主從之自將兵十餘萬陳於澶州城北東西橫掩城之兩隅登城望之不見其際高行周軍在戚城之南與契丹戰自午至晡互有勝負契丹主以精兵當中軍而來晉主亦出陳而待之契丹主望見晉軍之盛謂左右

曰楊光遠言晉兵半已餒矣今何多也以精騎左右
后陣晉軍不動萬弩齊發飛矢蔽地契丹稍却又攻
晉陳之東偏不克苦戰至暮兩軍死者不可勝數昏
后契丹引去營於三十里之外契丹主帳中小校竊
其馬以來云契丹主已傳木書收軍北去延廣疑其
詐閉壁不敢追契丹主自澶州北分為兩軍一出滄
德一出深冀而歸所過焚掠留趙延照為貝州留後
麻答陷德州擒刺史尹居璠十二月契丹復大舉入
寇盧龍節度使趙延壽引兵先進契丹前鋒至邢州
順國節度使杜威遣使間道告急帝欲自將拒之會

有疾命天平節度使張從恩鄴都留守馬全節護國
節度使安審琦會諸道兵屯邢州武寧節度使趙在
禮屯鄴都契丹主以大兵繼至建牙於元氏朝廷憚
契丹之盛詔從恩等引兵卻於是諸軍無復部伍
契丹寇邢洺磁三州殺掠殆盡入鄴都境張從恩馬
全節安審琦悉以行營兵數萬陳於相州安陽水之
南皇甫遇與濮州刺史慕容彥超將數千騎前覘契
丹至鄴縣將度漳水遇契丹數萬且戰且卻至榆林
店契丹大至二將謀曰吾屬今走無遺矣乃止布陣
力戰百餘合遇馬斃因步戰其僕杜知敏以所乘馬

諸將一心力戰所在不手

援之遇乘馬復戰久之稍解顧知敏爲葬丹所擒與彥超躍馬入葬丹陣取知敏而還俄而葬丹繼出新兵來戰二將曰吾屬勢不可走以死報國耳日且暮安陽諸將怪覘兵不還安審琦曰皇甫太師寂無聲問必爲虜所困語未卒有一騎白遇等爲虜數萬所圍審琦卽引騎兵出將救之張從恩曰此言未足信（從恩一詠）審琦曰成敗天也萬一不濟當琦受之備使虜不南來坐失皇甫太師吾屬何顏以見天子遂踰水面進葬丹望見塵起卽解去遇等乃得還與諸將俱歸相州軍中皆服二將之勇彥超本吐谷渾也與劉知遠

契丹
斬丹

同丹。契丹亦引兵退。其衆自相驚曰。晉軍悉至矣。契丹主在邯鄲。聞之。即時北遁。不再宿至鼓城。張從恩等議曰。契丹傾國而來。吾兵不多。城中糧不支一旬。萬一有姦人往告虛實。虜悉衆圍我。死無日矣。不若引衆就黎陽倉。南倚大河以拒之。可以萬全。議未決從恩引兵先發。諸軍繼之。擾亂失亡。復如發邢州城時。從恩等留步兵五百守安陽橋。夜四鼓。知相州事符彥倫謂將佐曰。五百斂卒。安能守橋。即召入。乘城爲備。至曙望之。契丹數萬騎已陳於安陽水北。彥倫命城上揚旗鼓譟約束。契丹不測。日加辰。趙延壽與

從恩再誤

誤

契丹惕隱帥衆踰水壞相州而南詔右神武統軍張彥澤將兵趣相州延壽等至湯陰聞之甲寅引還馬全節等擁大衆在黎陽不敢逼延壽恐陳甲騎於相州城下若將攻城狀符彥倫曰此虜將走耳出甲卒五百陳於城北以待之契丹果引去以天平節度使張從恩權東京留守振武節度使折從遠擊契丹圍勝州遂攻朔州(有)自幽州來者言趙延壽有意歸國樞密使李崧信之令天威節度使杜威致書於延壽具述朝旨啗以厚利延壽復書言久處異域思歸中國乞發大軍應接拔身南去辭旨懇密朝廷欣然復

遣人請延壽與爲期約晉主既與契丹絕好數召吐谷渾酋長白承福入朝賜賚甚厚承福從晉主與契丹戰澶州又張從恩戍滑州屬歲大熱遣其部落還太原畜牧於嵐石之境部落多犯法劉知遠無所縱舍部落知朝廷微弱且畏知遠之嚴謀相與遁歸故地有白可久者位亞承福帥所部先亡歸契丹契丹用爲雲州觀察使以誘承福知遠與郭威謀曰今天下多事置此屬於太原乃腹心之疾也不如去之承福家甚富飼馬用銀槽威勸知遠誅之收其貨以贍軍知遠密表吐谷渾反覆難保請遷於內地帝遣使

發其部落千九百人分置河陽。及諸州。知遠遣威誘承福等入居太原城中。因誣承福等五族謀叛。以兵圍而殺之。合四百口。籍沒其家貲。詔賞之。吐谷渾由是遂微。契丹使瀛州刺史劉延祚遺樂壽監軍王巒書。請舉城內附。且云城中契丹兵不滿千人。乞朝廷發輕兵襲之。已爲內應。又秋多雨。自瓦橋以北積水無際。契丹主已歸牙帳。雖聞關南有變。地遠阻水。不能救也。巒與天雄節度使杜威屢表瀛莫乘此可取深州刺史慕容遷獻瀛莫圖。李崧信以爲然。欲發大軍迎趙延壽及延祚。先是天平節度使李守貞數將

兵過廣晉杜威厚待之贈金帛甲兵動以萬計守貞由是與威親善及將北征帝與李崧議以威爲元帥守貞副之杜威李守貞會兵於廣晉而北行威屢奏請益兵曰今深入虜境必資衆力由是禁軍皆在其麾下而宿衛空虛杜威等至瀛州城門洞啟寂若無人威等不敢進契丹主大舉入寇自易定趣恒州杜威等至武強聞之將自貝而南彰德節度使張彥澤時在恒州引兵會之言契丹可破之狀威等乃復趣恒州以彥澤爲前鋒威等至中度橋契丹已據橋彥澤帥騎守之契丹焚橋而退晉兵與契丹夾滹沱

而軍始契丹見晉軍大至又爭橋不勝恐晉軍急渡滹沱與恒州合勢擊之議引兵還及聞晉軍築壘爲持久之計遂不去杜威性懦怯置酒作樂罕議軍事轉運使李穀說威及李守貞曰今大軍去恒州咫尺煙火相望若多以三股木置水中積薪布土其上橋可立成密於城中舉火相應夜募壯士斫虜營而入表裏合勢虜必遁逃諸將皆以爲然獨杜威不可遣穀南至懷孟督軍糧契丹以大軍當晉軍之前潛遣其將蕭翰將百騎及羸卒並西山出晉軍之後斷晉糧道及歸路樵采者遇之盡爲所掠有逸歸者皆稱

虜王中國
大本謀

虜衆之盛軍中恟懼翰等至欒城城中戍兵千餘人
不覺其至狼狽降之契丹獲晉民黥其面曰奉敕不
殺縱之南走運夫在道遇之皆棄車驚潰契丹遣以
兵環晉營內外斷絕軍中食且盡杜威與李守貞謀
降契丹威潛遣腹心詣契丹牙帳邀求重賞契丹主
紿之曰趙延壽威望素淺恐不能帝中國汝果降者
當以汝為之威喜遂定降計伏甲召諸將出降表示
之使署名諸將唯唯聽命威遣使齎詣契丹契丹主
賜詔慰納之是日威命釋甲軍士皆慟哭聲震原野
威守貞仍於衆中揚言主上失德信任奸邪猜忌於巳

聞者無不切齒、契丹主、遣趙延壽、衣赭袍至晉營、撫慰士卒、曰彼皆汝物也、杜威以下、皆迎謁於馬前、亦以赭袍衣威、以示晉軍、其實皆戲之爾、以威爲太傅李守貞爲司徒、威引契丹主至恒州城下、諭順國節度使王周以已降之狀、周亦出降、戊寅契丹主入恒州、先是契丹屢攻易州、刺史郭璘固守拒之、契丹主毎過城下、指而歎曰、吾能吞併天下、而爲此人所扼、及杜威已降、契丹主遣通事耿宗美至易、誘諭其衆衆皆降、璘不能制、遂爲宗美所殺、義武節度使李殷安國留後方太皆降於契丹、壬申晉主始聞杜威等

降又聞彥澤至滑州召李崧李彥韜入禁中計事欲詔劉知遠發兵入援癸酉未明彥澤自封丘門斬關而入李彥韜帥禁兵五百赴之不能遏彥澤頓兵明德門外城中大擾晉主悉開宮城門坐苑中與后妃相聚而泣召學士范質草表降自稱孫男臣重貴禍至神惑運盡天亡今與太后及妻馮氏舉族於郊野面縛待罪次遣男延煦奉國寶一金印三出迎太后亦上表稱新婦李氏妾虜使入宣契丹主命帝脫黃袍服素衫再拜受宣左右皆掩泣重貴使召張彥澤欲與計事彥澤曰臣無面目見陛下復召之彥澤微

笑不應彥澤縱兵大掠貧民乘之亦爭入富室殺人取其貨二日方止都城一空彥澤所居寶貨山積自謂有功於契丹晝夜以酒樂自娛其旗幟皆題赤心爲主彥澤遷重貴於開封府重貴與太后所上契丹主表章皆先示彥澤然後敢發契丹主至相州卽遣兵趨河陽捕景延廣延廣倉卒無所逃伏往見契丹主於封丘契丹主詰之曰致兩主失歡皆汝所爲也十萬橫磨劍安在召喬榮使相辯證事凡十條延廣初不服榮以紙所記語示之乃服每服一事輒授籌至八籌延廣但以面伏地請死乃鎖之後漢天福十

三年春正月丁亥朔百官遥拜晉主於城北乃湯素服紗帽迎契丹主伏路側請罪契丹主貂裘衷甲駐馬高阜命起改服撫慰之契丹主怒彦澤剽掠京城并傳住兒鎻之以彦澤之罪宣示百官問應死否皆言應死百姓亦投牒爭疏彦澤罪斬彦澤住兒於北市彦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皆經杖號哭隨而詬詈以杖扑之乃斷腕出鎻剖其心祭死者市人爭破其腦取髓臠其肉而食之契丹送景延廣歸其國宿陳橋夜伺守者稍怠扼吭而死契丹以重貴爲負義侯置於黃龍府即慕容氏和龍城也契丹主謂晉群臣

曰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戰馬輕稅省役天下太平矣
趙延壽張礪共薦李崧之才會威勝節度使馮道自
鄧州入朝契丹主素聞二人名皆禮重之未幾以崧
爲太子太師充樞密使道守太傅樞密院祗候以備
顧問契丹主分遣使者以詔書賜晉之藩鎭晉之藩
鎭爭上表稱臣被召者無不奔馳而至惟彰義節度
使匡威據涇州不受命雄武節度使何重建斬契丹
使者以秦成階三州降蜀初杜重威既以晉軍降契
丹主悉收鎧仗數百萬貯恒州驅馬數萬歸其國遣
重威將其衆從已而南及河恐其爲變欲悉以胡騎

擁而納之河流或諫曰晉兵在他所者尚多彼聞降者盡死必皆拒命爲患不若且撫之徐思其策契丹主乃使重威以其衆屯陳橋會久雪官無所給士卒凍餒咸怨重威延壽曰何留晉兵與河南不質其妻子故有此憂今若悉徙其家於恒定雲朔之間每歲番使戍南邊何憂其爲變哉此上策也契丹主悦曰善由是陳橋兵始得免分遣還營趙延壽請給上國兵廩食契丹主曰吾國無此法乃縱胡騎四出以牧馬爲名分番剽掠謂之打草穀丁壯斃於鋒刃老弱委以溝壑自東西兩畿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畜

殆盡契丹主謂判三司劉昫曰契丹兵三十萬旣平
晉國應有優賜速宜營辨時府庫空竭昫不知所出
請括借城都士民錢帛自將相以下皆不免又分遣
使者數十人詣諸州括借皆迫以嚴誅人不聊生其
實無所須給皆蓄之內庫欲輦歸其國於是內外怨
憤患苦契丹皆思逐之矣初晉主與河東節度使劉
知遠相猜忌雖以爲北面行營都統徒尊以虛名而
諸軍進止實不得預聞知遠因之廣募士卒又得吐
谷渾財畜由是河東富彊冠諸鎮步騎至五萬人晉
主與契丹結怨知遠知其必敗而未嘗諭諫契丹屢

深入知遠初無邀遮入援之志及聞契丹入汴知遠
分兵守四境以防侵軼遣客將王峻奉三表詣契丹
主一賀入汴二以太原夷夏雜居戍兵所聚未敢離
鎮三以應有貢物值契丹將劉九一軍自土門西入
屯於南門城中憂懼同召還此軍道路始通可以入
貢契丹主賜詔褒美及進畫親加兒字於知遠姓名
之上仍賜以木拐胡法優禮大臣則賜之如漢賜几
杖之比惟偉王以叔父之尊得之知遠又遣北都副
留守太原白文珂入獻奇繒名馬契丹主知知遠觀
望不至及文珂還使謂知遠曰汝不事南朝又不事

北朝意欲何所俟耶番漢孔目郭威言於知遠曰多虜恨我深矣王峻言契丹貪殘失人心必不能久有中國或勸知遠舉兵進取知遠曰用兵有緩有急當隨時制宜今契丹新降晉軍十萬虎據京邑未有他變豈可輕動哉且觀其所利止於貨財貨財既足必將北去况冰雪已消勢難久留宜待其去然後取之可以萬全三月丁巳朔契丹服通天冠絳紗袍登正殿設樂縣儀衛於庭百官朝賀華人皆法服胡人皆胡服立於文武班中間下制稱大遼會同十年大赦仍云自今節度使刺史毋得置牙兵市戰馬趙延壽

以契丹主負約心怏怏令李崧言於契丹主曰漢天子所不敢望乞為皇太子崧不得已為言之契丹主曰吾聞皇太子當以天子兒為之豈燕王所可為也因令為燕王辛未劉知遠即皇帝位詔諸道為契丹括率錢帛者皆罷之其晉臣被迫脅為使者勿問令諸行在自餘契丹所在誅之晉重貴既出塞契丹無復供給從官宮女皆自采木實草葉而食之至錦州契丹令重貴及后妃拜契丹主阿保機墓重貴不勝屈辱嘆曰薛超誤我馮后令左右求毒藥欲與重貴俱自殺不果契丹主聞知遠即位以通事耿崇美為

昭義節度使、高唐英爲彰德節度使、崔廷勳爲河陽節度使、以控扼要害。初、晉置鄉兵、號天威軍、教習歲餘、村民不閑軍旅、竟不可用、悉罷之。但令七戶輸錢十千、其鎧仗悉輸官、而無賴子弟不復肯服農業、山林之盜自是而繁。及契丹入汴、縱胡騎打草穀、又多以其子弟及親信左右爲節度使刺史、不通政事、業人之狡猾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威福。於是所在相聚爲盜、滏陽賊帥梁暉有衆數百、送款晉陽求效用、漢主許之。磁州刺史李穀密通表於漢、令暉襲相州。暉偵知高唐英未至、相州積兵器無守備、夜遣

罷置者大作

壯士踰城入啟關納其衆殺契丹數百守將突圍出暉據州自稱留後表言其狀東方羣盜陷宋亳密三州契丹主命蕃漢軍悉攻相州食時克之悉殺城中男子胡人擲嬰兒於空中以刃接之以爲樂留高唐英守相州契丹主至臨城得疾及欒城病甚苦熱聚氷於胸腹手足且啖之丙子至殺胡林而卒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羓五月永康王兀欲召延壽及張礪李崧馮道於所館飲酒兀欲妻素以兄事延壽兀欲從容謂延壽曰妹自上國來寧欲見之乎延壽欣然與之俱入良久兀欲出謂礪

等曰燕王謀反適已鎮之矣元欲遂自立尋勒兵出塞漢主以弃丹北歸欲經略河南以忠武節度使史弘肇爲前驅集議進取諸將咸請出師井陘次取魏鎮先定河北則河南拱手自服漢主欲自石會趨上黨郭威曰虜主雖死黨衆尤盛各據堅城我出河北兵少路迂旁無應援若羣虜合勢共擊我軍進則遮前退則邀後糧餉路絕此危道也上黨山路險澁粟少民殘無以供億亦不可由近者陜晉二鎮相繼款附引兵從之萬一無失不出兩旬洛汴定矣蘇逢吉等曰史弘肇大軍以屯上黨羣虜繼遁不若出天井

抵孟津爲便。司天奏太歲在午，不利南行，宜由晉絳抵陝。漢主從之。丙申，漢主發太原，自陰地關出晉絳史弘肇攻澤州，刺史翟令奇固守不下。弘肇遣部將李萬超說降之。弘肇以萬超權知澤州。崔廷勳、耿崇美、奚王拽刺合兵逼河陽，河陽閉城自守。拽刺欲攻之，廷勳曰：今北軍已去，得此何用？且殺一夫猶可惜，況一城乎？聞弘肇已得澤州，乃釋河陽，還保懷州。弘肇將至，廷勳等擁衆北遁，過衛州，大掠而去。契丹在河南者相繼北去。漢主自晉陽安行入洛及汴，兵不血刃，皆弘肇之力也。契丹蕭翰聞劉知遠擁兵而

南欲北歸恐中國無主時唐許王從益與王淑妃在洛陽翰矯契丹主命以從益知南朝軍國事召已赴恒州淑妃從益匿於徽陵下宮不得已而出翰立以爲帝帥諸酋長拜之百官謁見淑妃淑妃泣曰吾子幼弱如此而爲諸公所推是禍吾家也乃用趙遠翟光鄴策稱梁王知軍國事遣使奉表稱臣迎知遠仍出居私第蕭翰之北歸也有同州郃陽令胡嶠爲翰掌書記隨入契丹而翰妻爭妒告翰謀反翰見殺嶠無所依居虜中七年當周廣順三年亡歸中國契丹嘗謂嶠曰夷狄之人豈能勝中國然晉所以敗者。

主暗而臣不忠。因具道諸國事。曰子歸悉以語漢人。使漢人努力事其主。無爲夷狄所虜。吾國非久境也。漢主自霍邑至陝州。六月乙卯至新安。兩京留司官悉來迎。丙辰漢主至洛陽。入居宮中。汴州百官奉表來迎。詔諭以受契丹補署者皆勿自疑。聚其告牒而焚之。命鄭州防禦使郭從義先入大梁清宮。密令殺李從益及王淑妃。淑妃且死曰。吾兒爲契丹所立。何罪而死。何不留之。使每歲寒食以一盂麥飯灑明宗陵乎。戊午漢主發洛陽。辛酉汴州百官竇貞固等迎於滎陽。甲子至大梁。晉之藩鎮相繼來降。漢主下詔

大赦凡契丹所除節度使下至將吏各安職任不復變更復以汴州爲東京改國號曰漢仍稱天福年曰余未忍忘晉也契丹述律太后聞契丹主自立大怒發兵拒之契丹主以偉王爲前鋒相遇於石橋太后以李彥韜爲排陣使彥韜迎降於偉王太后兵敗契丹主幽太后於阿保機墓改元天祿自稱天授皇帝慕中華風俗多用晉臣而荒于酒色輕慢諸酋長由是國人不附諸部數叛故數年之中不暇南寇及漢主殂承祐立已而郭威篡漢國號周廣順元年契丹燕王述軋殺其主兀欲而自立述律討殺述軋而代

之、二年李濤之弟幹在契丹爲勤政殿學士與幽州
節度使蕭海貞善說海貞內附海貞欣然許之幹因
諜以聞言契丹主童騃無遠志朝廷若能用兵必克
不然與和必得二者皆利于速爲中國多事不果從
周主殂傳其世子榮是爲世宗先是郭威簒漢漢主
知遠弟閔自立于太原號北漢至是閔以契丹兵擊
周周主榮自將勝北漢于高平已而破南唐取淮北
地世宗既破南唐詔以北鄙未復將幸滄州命都虞
侯韓通等將水陸軍先發甲戌上發大梁夏四月庚
寅通奏自滄州治水道入契丹境柵於乾寧軍南補

壞防開游口三十六遂通瀛莫上至滄州即日率步騎數萬發滄州直趨契丹之境河北州縣非車駕所過民間皆不知之上至乾寧人治水軍分命諸將水陸俱下以韓通爲陸路都部署趙匡胤爲水路都部署上御龍舟沿河而北舳艫相連數十里至獨流口泝流而西至益津關契丹守將以城降自是以西水路漸隘不能勝巨艦乃舍之壬寅上登陸西宿於野次侍衛之士不及一旅從官皆恐懼胡騎連羣出其左右不敢逼癸卯趙匡胤先至瓦橋關契丹守將姚內斌舉城降上入瓦橋關契丹莫州刺史舉城降五

月乙巳朔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等、始引兵繼至、莫州瀛州刺史舉城降、於是關南悉平、丙午宴諸將於行宮議取幽州、諸將以爲陛下離京四十二日、兵不血刃、取燕南之地、今虜騎皆聚幽州之北、未宜深入、上不悅、是日趣先鋒(不悅是)都指揮使劉重先發據固安、上自至安陽水、命作橋、會日暮、還宿瓦橋、是夕上不豫而止、孫行友奏拔易州、以瓦橋關爲雄州、割容城歸義二縣隸之、以益津關爲霸州、割文安大城二縣隸之、發濱棣丁夫數千城霸州、韓令坤爲霸州都部署、陳思讓爲雄州都部署、上自雄州而還、甲戌上

至大梁末幾殂子從訓立鎭定二州言契丹入寇遣
都點檢趙匡胤禦之匡胤自立爲帝擁兵而歸蔡從
訓爲王國號宋宋太祖崩傳弟匡義是爲太宗改元
太平興國是時遼景宗保寧八年帝既平太原欲乘
勝取幽冀諸將以師罷餉匱不欲行崔翰獨曰取之
易帝意決遂發太原次易州進次幽州城南命宋渥
崔彥進劉遇孟玄喆分兵四面攻城圍之三匝契丹
遣耶律休哥救燕時帝與契丹將耶律沙大戰于高
梁河沙敗將遁休哥兵適至與耶律斜軫分左右翼
以進復戰帝大敗乃命孟玄喆屯定州崔彥進屯關

可嘆

南劉廷翰李漢瓊屯真定而還契丹遣韓匡嗣與耶律沙耶律休哥侵鎮州報圍燕之役軍士滿城西方陣官軍詐降俄而劉廷翰陣于前崔彥進潛師躡其後李漢瓊崔翰趙延晉兵繼至合擊之契丹軍大潰追至遂城斬獲萬計五年契丹寇鴈門代州刺史楊業敗之業本漢建雄節度使劉繼業帝克太原聞其勇召見復楊姓以其老于邊事拜代州刺史業善戰號楊無敵契丹兵十萬寇鴈門業令麾下數百騎自西陘出至鴈門北口南向擊之契丹兵大敗殺其節度使駙馬侍中蕭咄李自是契丹畏業每望見旌旗

卽引去主將多嫉之或潛上謗書帝皆不問封其書付業契丹寇厖橋關帝自將禦之契丹軍遁乃還契丹主圍厖橋關耶律休哥帥精騎渡水而戰官軍大敗休哥追至莫州帝自將禦之時關南諸將已破契丹帝次大名諸軍復戰于莫州敗績會契丹主引去帝欲遂取幽州李昉力陳其未可乃詔曹翰部署諸將而還帝既還京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張齊賢上疏雍熙三年以曹彬田重進潘仁美爲都部署將兵伐契丹初賀懷浦將兵屯三交與其子知雄州令圖上言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寵幸用事請乘其釁以取

燕薊帝以曹彬爲幽州道行營都部署米信爲西北道都部署出雄州田重進爲定州路都部署出飛狐潘美爲雲應朔等州都部署楊業副之出鴈門曹彬遣先鋒李繼隆破契丹兵取固安新城二縣進攻涿州克之重進出飛狐南遇契丹兵擊破之擒其西南面招安使大鵬翼飛狐靈丘皆降美自西陘入寰朔二州皆以城降遂克應雲州重進取蔚州初諸將陛辭帝謂曰潘美但先趨雲朔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虜聞大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彬既次涿契丹南京留守耶律

帝命彬還亡卒可惜于

休哥設伏林莽，以絕糧道，彬居涿，旬日食盡，退。師雄州帝亟遣使止彬，急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接，伺美盡掠山後地，會重進東下，合勢以取幽州。彬部下諸將聞美重進屢捷，恥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裹糧與米信復趨涿州。時方炎暑，乏渴漉淖而飲，糧將盡，會契丹主隆緒與其太后將大兵應援，彬信復引退。休哥因出兵躡之，戰於岐溝關，彬信敗走，夜渡拒馬河，休哥引精兵追之，多溺死。彬信南趨易州，方瀕沙河而爨，聞休哥引兵復至，多驚潰死。休哥請乘勝略地，至河為界，太后不從，引兵

進不成進，退不成退

沙河為不流

還燕帝聞之召彬還令田重進屯定州潘美還代州徙雲應朔寰四州吏民及吐谷渾部族分寘河東京西契丹復陷蔚寰州契丹將耶律斜軫兵勢甚盛楊業欲避其鋒但領兵出大石路直入石碣谷護軍王侁等欲從鴈門北川中而往業不可侁曰君侯得非有他志乎業乃引兵自石跌路趨朔州將行泣謂美曰此行必不利業太原降將欲伺便以立尺寸功報國家今諸君責業避鋒尚敢自愛乎因指陳家谷口曰諸君幸於此張步兵強弩以相援也業轉戰當至此可夾擊之不然無遺類矣美遂與侁率麾下陣於

谷口、斜軫遣副部署（蕭撻覽）伏兵於路、業戰敗退趨狼牙村、侁自寅至巳不得業報、使人登臺望之、無所見、以爲契丹敗走、欲爭其功、即令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緣交河西南行二十里、聞業敗、即麾兵却走、賀懷浦敗沒、業且戰且行、自午至暮、果至谷口、望見無人、拊膺大慟、再率麾下力戰、身被數十鎗、被擒、其子延玉死焉、業不食三日死、於是雲應朔州及諸城將吏聞業死、悉棄城走、耶律斜軫復脩其地、事聞、帝深痛惜、詔贈業太尉、削美三任、除侁名、貶曹彬爲右驍衛上將軍、治其違詔失律辠也。初米信軍潰、獨李繼

雙利

失利

隆所部成列而還。因重進亦全師不敗。詔以重進爲馬步軍都虞候、繼隆馬軍都虞候、知定州、帝以楊業歿、訪近臣可知代州者、時平章張齊賢以言事頗忤帝意、因請行、乃命與潘美同領緣邊兵馬。契丹大舉入寇、契丹主隆緒、及蕭太后帥衆南下、以耶律休哥爲先鋒都統、時瀛州部署劉廷讓帥兵數萬並海而北、將趨燕、休哥逆戰於君子館、會隆緒兵大至、廷讓力不敵、一軍盡沒、以數騎脫走。先是休哥諜知雄州賀令圖曰、我獲罪本國、旦夕願歸南朝、令圖信之、及廷讓敗、休哥宣言願見賀使君、令圖意其來降、欲

擅其功即引數十騎逆之既至休哥執之自是河朔戍兵無復鬭志契丹乘勝長驅而南遂陷深邢德三州魏博之北民尤苦焉帝聞之下詔自悔而釋敗潰將士之罪且蠲河北逋租給復三年契丹薄代州城齊賢選廂軍二千出禦之誓衆感慨無不一當百契丹少却先是齊賢遣使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爲契丹所執時契丹兵塞川齊賢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契丹遙見意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於土磴砦掩擊大敗之四年帝將大發兵討契丹遣使募兵

於河南四十餘郡凡八丁取三以充義兵東京轉運使李維清曰若是天下不耕矣三上疏爭之李昉等亦言河南之民罔知戰鬪或慮人情搖動因而爲盜非計之得乃詔獨選河北而諸路悉罷契丹復陷涿州遂入祈州二年契丹陷易州遷其民于燕時契丹屢寇邊詔羣臣上備戎策張洎言今自飛狐以東皆契丹所有既失地利而河朔列壁皆據城自固莫可出戰請以沿邊建三大鎮鼎峙而宋仍命親王出臨魏府以控其要則契丹豈敢越而南侵宋琪言國家取燕於雄霸直進非我戰地如令大軍於易州涉涿

水抵桑乾河則東瞰燕城纔及一舍浹旬必克山後八州必盡歸降若遣使通好弭戰息民此亦策之得也時朝廷遣李繼隆發真定兵護送糧餽趨威虜耶律休哥率精騎數萬邀諸途北面都巡檢使尹繼倫遇之休哥不顧而南繼倫夜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徐河天未明休哥去大軍四五里將戰繼隆方陣於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契丹殺一大將衆皆驚潰休哥爲短兵中其臂乘善馬先遁餘衆引去契丹奪氣自是不敢大入寇真宗咸平六年副都部署王繼忠與契丹戰於望都契丹執繼忠以去景德元年契丹

主隆緒同其母蕭氏大衆寇邊駐兵陽城淀號二十萬每縱游騎剽掠徜徉無鬬志寇準聞之曰是狃我也請練師命將簡驍銳據要害以備之故將王繼忠爲契丹言和好之利契丹以爲然遣李興以繼忠書及密表語莫州部署石普議和普以聞于朝帝遣曹利用詣契丹軍帝自將禦契丹次澶州契丹請盟而退契丹陷德清軍遂抵澶州邊書告急一夕五至寇準不發飲笑自如帝聞之大駭以問準對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因請帝幸澶州畢士安力勸帝如準所言帝乃議親征帝悉以軍事付準準承制專決

號令明肅士卒畏悅已而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詔士卒逆擊斬獲大半乃引去契丹遣其臣韓杞持書與曹利用俱來請盟準召利用謂曰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竟以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成約而還戒諸將勿出兵邀其歸路契丹遣其閤門使丁振持書來以兄禮事帝引兵北歸陳氏瓘曰當時若無寇準天下分爲南北矣向使其言盡用不惟無慶曆之悔亦無靖康之禍也帝至自澶州二年大赦以契丹請和大赦天下放河北諸強壯歸農罷諸路行營省河北戍兵之五緣邊三之一詔緣邊毋出境掠

奪得契丹馬牛悉縱還之，通互市，葺城池，招流亡，廣儲蓄，由是河北民得安業，皆畢士安之謀也。士安請擇邊要，選守將，以馬知節知定州，楊延昭知保州，又以李允則知雄州，孫全照知鎮州。慶曆二年，契丹主有南侵意，會元昊反，欲乘釁取瓦橋關以南十縣及晉陽之地，乃集群臣議。南院樞密使蕭惠曰，宋人西征有年，師老民疲，陛下親師六軍臨之，其勝必矣。北院樞密使蕭孝穆曰，我先朝與宋和好，無罪伐之，其曲在我，况勝負未可逆料，願熟察之。契丹主從惠言，乃遣南院宣徽特末、翰林學士劉六符來致書，取故

地問興師伐夏及沿邊疏濬水澤增益兵戍之故特末至呂夷簡奏富弼爲接伴使與中使迎勞之特末託疾不拜弼曰吾嘗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子不拜何也特末等矍然起拜弼開懷與語特末感悅亦不復隱其情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且曰可從從之不然以一事塞之弼且以聞帝唯許增歲幣遂通好如故英宗時契丹改國號遼至和二年神宗熙寧十年遼以河東路沿邊增修戍壘起舖舍侵入蔚應朔三州界內使林牙蕭禧來言乞行毀徹別立界留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後反帝不得已先

遣知制誥沈括報聘括請樞密院閱故牘得頃歲所議疆地書指石長城爲分界今所爭乃黃嵬山相遠三十餘里表論之帝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國事乃賜括白金千兩使行括至遼遼相楊益戒與議不能屈謾曰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絕好乎括曰師直爲壯曲爲老今北朝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竟不可奪乃還遼使爭議疆事不決帝問于王安石安石勸帝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於是詔於分水嶺爲界穡乃去至是遣天章閣待制韓縝如河東割新疆與之凡東西失地七百里

上安石者

河 誅

遼爲異日興兵之端至徽宗建中靖國元年遼道宗
卒子延禧立宣和間宋通女真滅遼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五十七

左編

夷類

女眞上

女眞蓋古肅愼氏，世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鴨淥水之源，南鄰高麗，北接韋室，西界渤海鐵甸，東瀕海。後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謂之靺鞨，姓拏氏，於夷狄中最微且賤。隋開皇時曾入貢，其族分六部，有黑水部，即今女眞。其水掬之則色微黑，目爲混同江。江甚深，然纔闊百步。唐貞觀中靺鞨來朝，太宗問

其風俗因言及女眞之事自是中國始聞其名地多山林俗勇悍善射能爲鹿鳴以呼羣鹿而射之食生肉飲糜酒醉或殺人不能辨其父母衆爲縛之俟醒而解謝其縛者曰非爾縛我我族無遺類矣唐開元中其酋來朝拜爲勃利州刺史遂至黑水部以部長爲都督朝廷爲置長史監之訖唐世貢不絕五代遼阿保機吞北方三十六蕃此其一也阿保機慮其爲患誘遷豪右數千家於遼陽因而著籍焉分其勢使不得與本國相通謂之合蘇館合蘇館者女眞也又曰黃頭女眞其人戇朴勇鷙不能別死生自咸州東

北分界至東洙江中間所居者以隸咸州兵馬司與其國往來無禁謂之回(回覇)回覇者非(熟)女眞亦非(生)女眞也自東洙江之北寧江之東地方千餘里戶十餘萬無大君長亦無國名散居山谷間自推豪俠爲酋渠小者千戶大者數千則謂之生女眞僻處契丹東北隅宋建隆二年遣使(唱)(突)(剌)來三年遣使(只)(骨)入朝貢方物四年八月遣使貢馬因詔登州日沙門島人戶等地居海嶠歲有常租而女眞遠涉鯨波多輸駿足當風濤之利涉假舟檝以爲勞言念辛勤所宜錫復自今特免逐年夏秋租賦麴錢及沿科雜物

州縣差役。止令多置舟檝，濟渡女眞馬往來。其在船棧木自前抽納。令後給與王觜人力。淳化二年首領野里雞等上言契丹怒其朝貢中國，去海岸四百里置三柵，柵置兵三千，絕其貢獻之路。故泛海入朝求發兵與三十首領共平三柵。若得師期，即先赴本國聚兵以俟。太宗但降詔諭撫，而不爲發兵。是冬，以渤海不通朝貢，詔女眞攻之，凡獲一級，以絹五匹爲賞。其後遂歸高麗。先是契丹伐女眞，女眞衆裁萬人，而弓矢精勁。又有灰城，以水淋之，爲堅冰不可上，距城三百里，燔其積聚，設伏於山林間。契丹既不能攻城，野

無所取遂引騎去大爲山林之兵掩襲殺戮女眞凡
用兵以戈爲前行號硬軍刀劍自副弓矢在後弓力
不過七斗箭鏃至六七寸形如鑿入不可出非五十
步不射其人十五百皆有長伍長擊柝十長執旗百
長挾鼓千人將則旗幟金鼓悉備伍長戰死四人皆
斬十長死伍長皆斬百長死十長皆斬將自執旗其
下視所向無尊卑皆自馭馬粟糒爊肉爲食上下無
異品有大事適野環坐畫灰而議自卑者始議罷不
聞人聲軍將發大會而飲使人獻策主帥擇而聽焉
合者則爲特將任其事師還又大會問有功者賞之

金帛先舉以示衆衆以爲少則增之神宗熙寧七年遼五國蒲聶部節度使拔乙門叛遼遼將致討女眞部節度使烏古迺襲而擒之獻于遼王遼王召見燕賜加等以爲生女眞部節度使始有官屬紀綱漸立然不肯受印繫遼籍其部內舊無鐵鄰國有以甲冑往鬻者必厚價集之得鐵多因以修弓矢備器械至是五國沒撚部謝野勃菫復叛遼遼烏古迺伐之謝野敗走烏古迺將見遼邊將自陳敗謝野之功行次來流水有疾而卒子劾里鉢嗣遼女眞部節度使劾里鉢疾篤呼弟盈哥語曰烏雅束柔善若辦集契丹事

阿骨打能之遂卒劾里鉢嚴重多智勇戰未嘗被甲襲位之初內外潰叛劾里鉢乃因敗為功變弱為疆遂破桓赧散達烏春窩謀罕基業始大初建官屬統諸部其官之長皆稱勃極烈劾里鉢有子十一人烏雅束其長阿骨打其次也頗剌淑死弟盈哥嗣盈哥死兄子烏雅束嗣宋徽宗政和三年初遼主幸混同江釣魚生女真酋長在千里內者以故事皆來朝適遇頭魚晏遼主命諸酋次第起舞至阿骨打辭不能但端立直視遼主逼之再三終不從它日遼主密諭北院樞密使蕭奉先曰阿骨打雄豪不常可託以邊

阿骨打始叛遼

事誅之否則必遺後患李先曰彼粗人不知義禮且無大過而殺之恐傷向化心設有異志蕞爾小國亦何能爲遼主乃止阿骨打歸疑遼主知其異志且以遼主淫酗不恤國政遂稱兵先併旁部族至節度使烏雅束死阿骨打襲位遼使使者誚之曰何故不告喪阿骨打曰有喪不能弔而乃以爲罪乎初盈哥嗣以兄劾者子撒改爲國相時紇石烈部阿疎有異志盈哥召之阿疎與部人毛睹祿阻兵爲難盈哥自往伐之至阿疎城阿疎附之往訴於遼遼遣使止盈哥勿攻盈哥留劾者守阿疎城而還遼主好畋獵每歲

女直厭苦

遣使市名鷹海東青于海上道出生女眞使者貪縱徵索無藝女眞厭苦之烏雅束嘗以遼主不遣叛人阿疎爲辭稍拒市鷹使者及阿骨打襲位相繼遣人索阿疎若還阿疎朝貢如故不然城未已遼主遂發渾河北諸軍益東北路統軍司阿骨打聞之謂其下曰遼人知我將舉兵集諸路軍備我我必先發制之無爲人制乃與粘沒喝等謀遂集所屬諸部兵以銀朮可婁室闍母等爲將紹聖四年九月阿骨打率諸部兵皆會于來流水得二千五百人遂命諸將傳梃而誓且戰且前將至遼界遇渤海軍阿骨打之子幹

本與數騎陷遼圍中阿骨打救之免胄戰或自傍射之阿骨打顧見射者一矢而斃謂其下曰盡敵而止衆從之勇氣自倍遼軍大奔蹂踐死者十七八進軍寧江州塡塹攻城寧江人自東門出阿骨打擊盡殪之遼統軍司以聞時遼主射鹿于慶州畧不介意惟遣海州刺史高仙壽應援而已寧江州陷遼防禦使樂太師奴被獲阿骨打陰縱之使招諭遼人遂引兵還初女眞部民皆無徭役壯者悉為兵平居則漁畋射獵有警則下令諸部徵之凡步騎之杖糗皆爲備焉其部長曰孛堇行兵則稱曰猛安謀克猛安猶千

夫長謀克猶百夫長也遼主聞寧江州陷召羣臣議漢人行營副都署蕭陶曰女眞雖小其人勇而善射我兵久不練若遇强敵稍有不利諸部離心不可制矣今莫若大發諸道兵以威壓之北院樞密使蕭得里底曰如陶之謀徒示弱耳但發滑水以北兵足以拒之乃以蕭嗣先爲東北路都統發契丹奚軍三千及中京禁兵等七千阿骨打帥衆來禦未至混同江會夜阿骨打方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獝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即鳴鼓擧燧而行黎明至混同江遼兵方壞凌道阿骨打選壯士十人擊走之因帥衆繼進遂

登崖與遼兵遇大風起塵埃蔽天阿骨打乘風奮擊遼兵潰將士多死其獲免者十有七人樞密使蕭奉先嗣先兄也懼嗣先得罪輒奏東征潰軍所至刼掠若不肆赦恐聚衆爲患遼主從之嗣先但免官而已自是諸軍相謂曰戰則有死無功退則有生無罪故士無鬬志遇敵輒潰遼人嘗言女眞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云五年春正月阿骨打既屢勝遼其弟吳乞買率將佐勸其稱帝阿骨打不許粘役喝等復以爲言阿骨打遂於五月朔即皇帝位於是國號大金金主自將攻遼黃龍府進薄益州州人走保黃

龍金取其餘民而去遼遣都統斡里孕將騎二十萬
步卒七萬戍邊且屯田以爲長久計金主聞之率衆
趨遼營古城登高望遼兵若連雲灌木狀顧謂左右
以其以精銳勝遼
曰遼兵心二而情怯雖多不足畏遂趨高阜爲陣謀
良虎以右翼先馳遼左軍左軍却左翼出其陣後遼
右軍皆力戰婁室銀朮可衝遼中堅凡九陷陣皆力
陣[illegible]
戰而出粘没喝請以中軍助之金主使斡本往爲疑
兵謀良虎以得利擊遼右軍遼兵遂敗金人乘勝追
躡至其營會日已暮圍之遼軍潰圍出金人逐北遼
步卒盡殪耕具數千皆爲金人所獲以給諸軍是役

世遼人本欲屯田且戰且守故併其耕具皆失之遼主下詔親征女眞率蕃漢兵十餘萬出長春路命蕭奉先爲御營都統以精兵二萬爲先鋒餘分五部北出駱駝口別以漢步騎三萬南出寧江州發數月糧期必滅女眞九月金主攻黃龍府次混同江無舟以

以一人勝十餘萬

渡金主使一人導前乘赭白馬徑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以濟水及馬腹既濟使舟人測其渡處深不得其底由是遂克黃龍府十二月金人聞遼主親征粘沒喝兀朮等以書至遼陽爲卑哀之辭實欲求戰遼主怒下詔有女眞作過大軍剪除之語金

主聞之乃務面仰天慟哭曰始與汝等起兵蓋苦契丹殘忍欲自立國今天祚親至奈何非人人效義莫能當也不若殺我一族汝等迎降轉禍爲福諸軍皆曰事已至此惟命是從金主遂帥師迎敵遼主自將至駝門駙馬蕭特末等將騎兵五萬步卒四十萬至斡鄰濼金主與其臣謀曰遼兵號七十萬其鋒不可當吾軍遠來人馬疲乏宜駐于此深溝高壘以待之會獲遼督餉者知遼主以步將反西還已二日矣諸將請乘怠擊之遂追之及於步答岡金主曰彼衆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遼主必在焉敗其中軍

河可以得志使右翼先戰左翼合而攻之遼兵大潰枕藉相屬百餘里獲輿輦帑幄兵械軍資它寶物馬牛不可勝紀蕭特末焚營而遁金主亦引退初女眞無步卒惟騎兵千餘刻小木牌係人馬爲號五十人爲一隊前二十人重甲持矛後三十人輕甲操弓矢每遇敵必二人躍馬而出觀陳之虛實四面結隊而持擊百步之外弓矢齊發無不中者其分合出入應變周旋人自爲戰所以恒勝政和六年遼東京留守蕭保先嚴酷勃海苦之正月朔夜半有惡少年十餘乘酒執刃踰垣入府刺殺保先裨將勃海高永昌時以

兵三千屯入瓶戶見遼政日衰金兵方強遂覬覦非常誘渤海并戍卒入遼陽據之旬日之間遠近響應有兵八千人遼主遣使招之不從耶律余覩以廣州渤海叛附于永昌遼主遣蕭韓家奴張琳討之四月永昌使人求援于金且曰願併力以取遼金主使謂永昌曰若能歸欵當授王爵永昌不從金主乃遣斡魯率諸軍攻永昌時遼張琳等討永昌久不克斡魯與戰敗之遂取瀋州永昌大懼率衆拒金遇金師不戰而却金人逐北至遼陽城下永昌盡帥其衆與金戰又大敗遂以五千騎奔長松遼陽人執永昌以獻

金主殺之於是遼之東京州縣及南路係遼女眞皆降於金金主以斡魯爲南路都統遼主自燕至陰涼河募遼人爲兵使報怨于女眞號曰怨軍凡八營募自宜州者曰前宜後宜自錦州者曰前錦後錦自乾自顯曰乾曰顯又有乾顯大營岩州營凡二萬八千餘人屯衛州蒺藜山以渤海鐵州人郭藥師等爲帥遼主命耶律淳爲都元帥會四路兵防秋淳遣寧古書議和斡魯古告于金主金主猶以阿疎爲言淳軍至蒺藜山斡魯古等進攻顯州遼怨軍帥郭藥師乘夜襲走之斡魯古復與淳戰淳敗走遂拔顯州於

宋攻遼始末

是乾懿豪徽成川惠七州皆降于金初燕人馬植世爲遼人大族仕至光祿卿行汙而內亂政和初童貫出使道盧溝植夜見其侍史自言有滅燕之策因得謁童貫與語大奇之載與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獻策曰女眞根遼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遣使自登萊涉海結好女眞與之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議者謂祖宗以來雖有此道以其地接諸蕃禁商賈舟船不得行百有餘年矣一旦啟之懼非中國之利兵逼遼主行營遼主率衛士五千餘騎自鴛鴦濼走雲中遺傳國璽于桑乾河三月金粘沒喝敗

遼奚王于北安州授其城遣谷神掠近地獲遼護衛習泥烈知遼上下離心使人報斜也曰遼主窮迫若失機會事難圖矣斜也意未決斡本勸從之遼主走雲中留南府宰相張琳參知政事李處溫與耶律淳守燕京處溫聞遼主入夾山命令不通即與族弟處能及子奭外假怨軍內結都統蕭幹謀立羣臣上尊號曰天錫皇帝加處溫守太尉張琳守太師餘與謀者授官有差改怨軍爲常勝軍軍旅之事悉委大石遥降遼主爲湘陰王遂據有燕雲平及上京遼西之地遼主所有沙漠已北西南西北路兩都招討府諸

三朝一心

蕃族而已。淳遣使來報。免歲幣結好。亦遣使奉表于金。乞爲附庸。金人不報。金取遼東諸州。獲阿疎以歸。金主杖而釋之。朝廷既與金約夾攻遼。以燕雲蔡京童貫主之。熙河鈐轄趙隆嘗極言其不可。貫曰。君能共此。當有殊拜。隆曰。隆武夫。豈敢干賞以敗祖宗二百年之好。異時啟釁。萬死不足謝責。貫不悦。鄭居中亦力陳不可。謂京曰。公爲大臣。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妙算。京曰。上厭歲幣五十萬。故爾。居中曰。公獨不思漢世和戎用兵之費乎。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爲之。由是議寢。及金數敗遼兵。童

貫乃復乞舉兵王黼又力贊之乃以歲幣副貲犒兵
十五萬巡北邊以應金金主遂分三道進兵遼主上
表于金求立秦王定金主不許遼人遂以勁兵守居
庸關金兵至關居山自崩戍卒多壓死遼人不戰而
潰金兵渡關而南遼宰相左企弓等奉表降詣金營
請罪金主並釋之命守舊職而遣左企弓等撫定燕
京諸州縣蕭德妃與蕭幹自古北口趨天德於是遼
五京皆爲金有金主遣騎兵送宋使趙良嗣還且獻
遼俘遼遂亡紹興二年金大殺遼宗室宋徽宗宣和
五年正月金太宗吳乞買天會元年先是金與宋交

攻遼金既滅遼朝廷以金人將歸燕謀帥臣守之左丞王安中請行王黼贊于帝遂以安中知燕山府郭藥師爲同知府三月遣趙良嗣至燕求平灤二州詔金主曰本朝獨大國多矣豈平灤一事不能相從邪金主曰平灤欲作邊鎮不可得也遂議租稅金主曰燕稅六百萬止取一百萬不然還我涿易舊疆及常勝軍我且提兵按邊良嗣曰本朝自以兵下涿易今乃云爾豈無曲直邪且言御筆許十萬至二十萬不敢擅增乃令良嗣歸報金主謂之曰過半月不至吾提兵往矣良嗣既還金聞遼主謀復故地乃悉斷出屆

濤北橋梁焚次舍以防之良嗣行至雄州以金書遍
奏六月金驛遼宰相左企弓等同燕京大家冨民俱
東徙燕兵流離道路不勝其苦過平州遂入城言於
張瑴曰左企弓不能守燕致吾民如是公今臨巨鎮
握強兵盡忠於遼使我復歸鄉土人心亦惟公是望
瑴遂召諸將領議皆曰聞天祚兵勢復振出沒漠南
金人所以急趨出山西者畏契丹之議其後也公若仗
義勤王奉迎天祚以圖興復先責左企弓等叛降之
罪而誅之盡歸燕民使復其業而以平州歸宋則宋
無不接納平州遂為藩鎮矣即後日金人加兵内顧

營平之軍、外藉宋人之援、又何懼焉、瑴乃遣張謙帥五百餘騎傳留守令召左企弓等至灤河西岸數企弓等十罪縊殺之、瑴仍稱保大三年、畫天祚像朝夕謁事必告而後行、稱遼官秩榜諭燕人復業恒產爲常勝軍所占悉還之、燕民旣得歸大悅、瑴遣人至燕京說王安中曰、平州形勝之地、張瑴總練之才、足以禦金人安燕境、幸招致之、毋令西迎天祚北合蕭幹將爲吾肘腋患矣、安中深納之、事聞詔安中及詹度厚加安撫與免三年常賦、瑴聞之自謂得計、金人聞瑴叛遣闍毋將二千騎來討瑴率兵拒之于營州闍

每以兵少不支鋒而退穀遂妄以大捷聞朝廷拜穀節度使犒賞銀絹數萬金主復使斡離不將闍母攻平州會張穀聞朝廷犒賜將至喜而遠迎斡離不乘其無備襲之與穀戰于城東穀敗宵奔燕山王安中納而匿之金人以納叛來責王安中諱之金人索之益急安中取貌類穀者斬其首與之金曰非穀也遂欲以兵攻燕詔安中以穀與金安中不得已縊穀殺之函其首併穀二子送于金於是燕降將及常勝軍士皆泣下郭藥師曰金人欲穀即與若求藥師亦與之乎安中懼力求罷召爲上清寶籙宮使以蔡靖知

燕山府事自是降將李嵓解體而金人遂用此輿師矣宣和七年九月有狐升御榻而坐十月初金斡離不在平州遣人來索叛下戶口朝議勿遣且聞童貫郭藥師治兵燕山斡離不遂請于金主曰苟不先舉伐宋恐爲後患金主以爲然而未敢輕舉及使者往返既數道路險易朝廷治否府庫虛實漸得要領而耶律余覩劉彥宗亦言南朝可圖師不必衆因糧就兵可也及既獲遼主即決意南侵十一月郊帝饒下壙而密報虜將犯界左右秘之曰恐妨恭謝宰相亦不知也及恭謝畢宰相又共秘之不以聞十二月先

是金人遣使來許割蔚應州及飛狐靈丘縣帝信之遣童貫往受地至太原聞粘沒喝自雲中南下貫乃使馬擴辛興宗往使諭以交割地事擴至軍前粘沒喝嚴兵以待趨擴等庭參如見金主之禮既畢首議山後事粘沒喝曰爾尚欲此兩州兩縣邪山前山後皆我家地尚復何論汝家別削數城來可贖罪也汝輩可即去我自遣人至宣撫司矣貫聞之曰如此大事何不素告我金使曰兵已興何告爲宜速割河東河北以大河爲界用存宋朝宗社乃報國也貫聞之氣懾不知所爲即欲假赴闕稟議爲名遁還京師知

太原府張孝純止之曰金人渝盟大王當會諸路將士極力枝梧今大王去人心必搖是以河東與金也河東既失河北豈可保耶願少留共圖報國兼太原地險城堅人亦習戰未必金便能克也貫怒叱之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也必欲留貫置帥臣何爲遂行粘沒喝引兵降朔州克代州遂進圍太原孝純悉力固守斡離不自平州破檀薊至三河蔡靖遣藥師帥師四萬五千迎戰于白河兵敗而還藥師遂帥所部兵刼靖及轉運使呂頤浩以降斡離不執靖及頤浩置中軍以行於是燕山府所屬州縣皆爲金有斡離

不旣得藥師益知宋虛實因以爲鄉導懸軍深入矣詔內侍梁方平帥衛士守黎陽帝以金人南下悉以禁旅付方平何灌謂白時中曰金人傾國遠至其鋒不可當今方平掃精兵以北在京皆疲兵萬一方平不枝梧何以善後盍留以衛根本不從召熙河經畧使姚古秦鳳經畧使种師道將兵入援帝傳位於太子欽宗辛巳上皇至鎭江宰執議請帝出幸襄鄧以避敵鋒行營叅謀官李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帝默然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帝顧綱曰朕今爲卿

部治兵御敵之事專責之卿勿致疎虞綱皇恐受命綱治守戰之具不數日而畢癸酉金斡離不犯京師兵據牟駞岡牟駝岡乃宋朝牧馬之所芻豆山積往年郭藥師來朝奉命擊毬其間至是導金人據之是夜金人攻宣澤門李綱禦之斬獲百餘人金人知有備又聞道君已內禪乃退帝因求大臣可使者李綱請行帝不許而命李棁綱曰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李棁怯懦誤國事也不聽遂命棁使金軍棁至斡離不盛兵南向坐棁北面再拜膝行而前恐怖喪膽遂與使偕來凡金人所要求皆郭藥師教之乙亥金人攻

通津景陽等門李綱親督戰募壯士縋城而下自卯至酉斬其酋長十餘斬其衆數千人何灌力戰而歿

李綱言金人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即宰相當往若遣辯士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徧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綱出則誓書已成稱伯大金國皇帝侄大宋皇帝金幣割地遣質更盟一依其言詔出內帑及括借士民金幣遣康王構少宰張邦昌往金軍爲質初邦昌與邦彥等力主和議不

意身自爲質及行乃邀帝署御批無變割地議帝不
許康王與邦昌乘筏渡壕自午至夜分始達金營种
師道師師入援至洛聞斡離不已屯京城不或止師
道言賊勢方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
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露秪取辱焉今鼓行而進彼
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揭
榜沿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抵京西趨汴水
南徑逼敵營金人懼徙砦稍北斂游騎但守牟駝岡
增壘自衛時師道年高天下稱爲老种帝聞其至甚
喜開安上門命李綱迎勞師道入見帝問曰今日之

事鄉意若何對曰女眞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者乎帝曰業已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敢知也遂拜同知樞密院事統四方勤王兵李綱言金人貪婪無厭兇暴日甚其勢非用兵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鎭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深然之約日畢事种氏

姚氏皆素爲山西巨室兩家子弟各不相下平仲以
父古方帥熙河兵入援慮功名獨歸种氏因以士不
得速戰爲怨言帝聞之以詢李綱綱主其議令城下
兵緩急聽平仲節度二月朔平仲帥步騎萬人夜斫
敵營欲生擒斡離不及取康王以歸夜半帝遣中使
諭李綱曰姚平仲已舉事卿速援之平仲方發金候
騎覺之斡離不遣兵迎擊平仲兵敗懼誅亡去李綱
帥諸將出救遂與金人戰于幕天坡以神臂弓射却
之師道復言劫寨已誤然兵家有出其不意者今夕
再遣兵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猶不勝然後每夕以

數千人擾之不十日賊遁矣李邦彥等畏懦皆不用斡離不召諸使者詰責用兵違誓之故張邦昌恐懼涕泣康王不為動金人異之乃使王汭來致責且請更以他王為質汭至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爾非朝廷意也因罷綱以謝金人太學生陳東等十餘人及都民數萬人上書于宣德門言李綱奮不顧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蔡懋李說之徒庸繆不才忌嫉賢能動為身謀不恤國計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中外相慶而邦彥嫉如仇讐恐其成功因緣沮敗且邦彥等

必欲割地曾不知無三關四鎮是棄河北也棄河北
朝廷能復都大梁乎又不知邦昌等能保金人不復
敗盟否也切恐虜兵南向大梁不可都必將遷而之
金陵則自江以北非朝廷有況金陵正慮童貫蔡絛
朱勔等往生變亂雖欲遷而都之又不可得陛下將
於何地而奠宗社耶邦彥等不爲國家長久之計又
欲沮李綱成謀以快私憤綱罷命一傳兵民騷動至
於流涕咸謂不日爲虜擒矣罷綱非特墮邦彥等計
中又墮虜計中也乞復綱而斥邦彥等且以閫外付
种師道宗社存亡在此一舉不可不謹書奏帝乃遣

耿南仲號於衆曰已得旨宣綱矣內侍朱拱之宣綱後期衆臠而磔之并殺內侍數十人知開封府王時雍麾之不退帝顧戶部尚書聶昌俾出諭旨諸生始退乃復綱右丞充京城四壁防禦使旣而都人又言願見种師道詔趣師道入城彈壓師道乘車而至衆褰簾視之曰果我公也相麾聲諾而散明日詔誅士民殺內侍爲首者禁伏闕上書王時雍欲盡致太學諸生于獄人人惴恐會朝廷將用楊時爲祭酒遣聶昌詣學宣諭然後定及李綱復用下令能殺敵者厚賞衆無不奮躍金人懼稍稍引却至是宇文虛中復

奉詔如金許割三鎮地斡離不得詔遂不俟金幣數足遣使來告辭退師北去肅王從之京師解嚴种師道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不許師道曰異日必為國患御史中丞呂好問進言于帝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不聽姚古种師中及府州帥折彥質等各以兵勤王凡十餘萬人至汴城下而斡離不已退李綱請詔古等追之且戒俟其間可擊則擊而三省乃令護送出之勿輕動以啓釁將大臣政令矛盾故迄無成功种師道罷中丞許翰言師道名將沉毅有謀不可使解兵柄帝謂其

老難用翰又言金人此去存亾所係當今之大創使失利去則中原可保四夷可服不然將來再舉必有不救之患宜遣師邀擊之帝不聽粘沒喝攻太原悉破諸縣獨城中以張孝純固守不下乃於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城防守使內外不相通及聞斡離不議和亦遣人求賂宰臣以勤王兵大集拘其使而不與粘沒喝怒乃分兵趨汴京折可求等軍皆為所敗平陽府叛卒導金兵入南北關粘沒喝歎曰關險如此而使我過之南朝無人矣命种師道為河北河東宣諭使駐滑州姚古為河北制置使种師中副之古總

兵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而師道實無兵自隨乃請合關河卒屯滄衛孟滑備金兵再至朝廷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示弱格不用師中波河上言粘沒喝至澤州臣欲由邢相間捷出上黨擣其不意當可以逞朝廷疑不用斡離不行至中山河間兩鎮皆固守不下師中因進兵以逼之斡離不遂出境姚古以兵復隆德威勝扼南北關太原圍不解詔种師中由井陘與姚古犄角師中進次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等縣留屯真定時粘沒喝避暑還雲中留屯分就畜牧覘者以為將遁告于朝許翰信之數遣使趣師中

戰責以逗撓師中歎曰逗撓兵家之大戮也。吾結髮從軍今老矣忍受此爲罪乎即日斬嚴約姚古俱進而輜重賞犒之物皆不從行。師中抵壽陽之石坑爲金將完顏活女所襲五戰三勝回趨榆次至殺熊嶺去太原百里姚古將兵至威勝統制焦安節妄傳粘沒喝將至故古失期不至師中兵饑甚敵知之悉衆攻右軍右軍潰而前軍亦奔師中獨以麾下死戰自卯至巳士卒發神臂弓射退金人而賞賚不及皆憤怨散去所留纔百人師中身被四創力疾鬬死京師自金兵退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李綱獨以爲憂

敎上備邊禦敵之策不見聽用毎有謀議復爲耿南仲等所沮及姚古种師中敗潰种師道以病乞歸南仲請棄三鎭綱言不可乃以綱爲宣撫使劉韐副之以代師道又以解潛爲制置副使以代姚古陛辭又爲上道唐恪耿南仲之奸任之必誤國進次懷州造戰車期兵集大舉而朝廷詔罷所起兵綱上疏言秋高馬肥敵必深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防秋兵盡集尚恐不足今河北河東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騎以赴其求奈何甫集之兵又皆散遣且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

疏上不報趣赴太原綱乃遣解潛屯威勝軍劉韐屯遼州都統制折可求張思正等屯汾州范瓊屯南北關皆去太原五驛約三道並進時諸將皆承受御畫事皆專達進退自如宣撫司徒有節制之名多不遵命綱嘗具論之雖降約束而承受專達自若綱又上疏極論節制不專之弊且言分路進兵賊以全力制吾孤軍不若合大兵由一路進及范世雍以湖南兵至因薦爲宣撫判官方欲會合親率擊虜會以議和止綱進兵綱亦求罷遂代還粘沒喝乘勝急攻太原知府張孝純力竭不能支城遂陷孝純被執既又釋

而用之金分兵屠汾州知州張克戩畢力捍禦城破猶巷戰不克乃南向拜自引決一家死者八人罷李綱知揚州置四道都總管府從何㮚之請唐恪耿南仲專主和議帝乃命馮澥副康王往王未行而車轄至長垣爲金人所却王遂不行至是雲還言金人中變必欲得三鎮不然則進兵取汴都中外駭震粘没喝至河外河北宣撫副使折彦質以兵十二萬拒之夾河而軍時大河守禦使李回以萬騎防河亦至河上粘没喝曰南軍亦衆與之戰勝負未可知不若加以虚聲遂取戰鼓擊之達旦彦質之衆皆潰粘没喝

既渡河不復言三鎮直遣人來言欲盡得兩河地請盡河爲界於是京師戒嚴遣馮澥李若水往使行至中牟守河兵相驚以爲金兵至左右謀求間道去澥問何如若水曰戍兵畏敵而潰奈何效之今正有死無敢言退者斬衆乃定既行若水屢附奏言和議必不可諧乞申飭守備王雲固請康王往使詔雲以資政殿學士副王使斡離不軍許割三鎮奉袞冕玉輅尊金主爲皇叔且上尊號十八字王由滑濬至磁州守臣宗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其兵已逼復去何益願勿行會康王出謁嘉應

神祠雲在後民遮道諫王勿北去厲聲指雲曰眞奸
賊也王出廟行民譟執雲殺之時斡離不軍濟何遊
奕日至磁城下蹤跡王所在知相州汪伯彥亟以帛
書請王如相服櫜鞬部兵以迎于河上王遂行至相
勞伯彥曰他日見上當首以京兆處公由是受知議
者以為是役雲不死王必至金無復還理相州湯陰
人岳飛少負氣節劉韐宣撫眞定募敢戰士飛與焉
屢擒劇賊至是因劉浩以見王金陷懷州守臣霍安
國等死之安國被圍捍禦不遺力判濬兵亦至相與
兵守城陷粘沒喝引安國以下問不降者為誰安國

曰守臣安國也問餘人通判林淵等同辭曰淵等與
卯州一體皆不肯降粘沒喝令引于東北鄉望拜亦
不屈乃解衣面縛殺十三人而釋其餘安國一門無
噍類唐恪計無所出密言于帝曰唐自大寶而後屢
失而復興者以天子在外可以號召四方也今宜舉
景德故事留知子居守而帝幸西洛連據秦雍領天下
兵親征以圖興復帝將從之開封尹何㮚入見引蘇
軾所論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帝翻然而
改以足頓地曰今當以死守社稷南道都總管張叔
夜聞召即日自將中軍令子伯奮將前軍仲熊將後

軍合三萬餘人與金游兵轉戰而前至都下時東道都總管胡直孺亦將兵入衛與金人遇于拱州兵敗被執金人示于城下都人大懼唐恪從帝巡城爲都人遮擊策馬得脫遂臥家求去乃罷之詔張叔夜僉書樞密院事將兵入城詔遣馮澥曹輔與宗室仲溫士諭如金軍以請和既至粘沒喝即遣還不與交一語侍御史胡唐老言康王奉使至磁爲士民所留乃天意也乞就拜大元帥俾率天下兵入援何㮚以爲然密草詔藁上之帝令募死士得劉定等四人遣持蠟詔如相州拜爲兵馬大元師知中山府陳遘爲元

師汪伯彥宗澤爲副元帥使盡起河北兵速入衛定
王相州於頂髮中出詔王讀之嗚咽軍民感動金人
攻通津宣化門范瓊以千人出戰渡河氷裂沒者五
百人自是士氣益挫金兵遂登城衆皆披靡四壁兵
皆潰金人焚南薰諸門統制姚友仲死於亂兵四壁
守禦使劉延慶奪門出奔爲追騎所殺京城遂陷帝
聞城陷慟哭曰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衛士入都
亭驛執金使劉晏殺之軍民數萬奔左掖門求見天
子帝御樓諭遣之衛士長蔣宣率其衆數百欲邀乘
輿犯闕而出左右奔潰蔣孫傅梅執禮呂好問侍宣

抗聲曰國事至此皆宰相信任奸臣不用直言所致孫傅訶之宣以語侵傅奸問譬曉之曰若遂忘家族欲冒重圍衛上以出誠爲忠義然乘輿將駕必甲乘無缺而後動詎可輕邪宣詘服曰尚書真知軍情麼其徒退何㮚欲親率都民巷戰金人宣言議和退師乃止十二月康王開大元帥府于相州有兵馬萬人分爲五軍而進既渡河次于大名宗澤以二千人與金人力戰破其三十餘砦履氷渡江見王曰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王納之既而知信德府梁揚祖以三千人至張俊苗傅楊沂中皆在麾下兵威稍振

會帝遣曹輔齎蠟詔至云金人登城不下方議和好可屯兵近甸毋動汪伯彥等皆信之宗澤獨曰金人狡譎是欲款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饑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軍已在城下伯彥難之勸王遣澤先行王乃命澤趨澶淵自是澤不得與帥府事矣耿南仲及伯彥請移兵東平從之帝還宮士庶及太學生迎謁帝掩面大哭曰宰相誤我父子觀者無不流涕金遣使求索金一千萬錠銀二千萬錠帛一千萬疋於是大括金銀定京師米價勸糶以振民縱伐紫筠館花

木以爲薪以陳過庭折彥質等爲割地使又分遣歐陽珣等二十八人持詔而往珣嘗上書極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與人復抗論當與力戰戰敗而失地他日取之直不戰而割地他日取之曲時宰怒欲殺珣乃以珣爲將作監丞奉使割深州珣至深州城下慟哭謂城上人曰朝廷爲奸臣所誤至此吾已辦死來矣汝等宜勉爲忠義報國金人怒執送燕京焚死之范致虛開汴京圍急會陝西節度使錢蓋之師凡十萬人援至二年春正月詔兩河民降金民不從庚子帝命太子監國復幸金營河東割地使劉韐至金

管金人遣韓正館之僧舍謂齡曰國相知君今用君矣齡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爲也正曰軍中議立異姓欲以君爲正代與其徒死不若北去取富貴齡仰天大呼曰有是乎歸書片紙曰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君況主辱臣死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此予所以必死也使親信持歸報其子子羽等即沐浴更衣酌巵酒而縊金人歎其忠瘞之寺西岡山徧題窗壁以識其處凡八十日乃就斂顏色如生副元帥宗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遂以書勸康王檄諸道兵會京師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等令

合兵入援皆以澤爲狂不答澤遂孤軍進至衛南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死中求生士卒知皆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里澤計敵衆勢必復來乃夜徙其營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敗之二月帝自如青城雒人日出迎駕而粘没喝留不遣太學生余揆上書請帝還宮金人取而殺之吳乞買得帝降表遂廢帝及太上皇爲庶人知樞密院事劉彦宗請復立趙氏不許丙寅金

人塹南薰門路人心大恐二月丁卯金人令翰林承
旨吳幵吏部尚書莫儔入城令推立異姓堪爲人主
者且邀上皇出城孫傳曰吾惟知吾君可帝中國若
立異姓吾當死之上表金人請立趙氏不報金人逼
帝及上皇易服李若水抱帝而哭詆金人爲狗輩金
人曳若水出擊之敗面氣結仆地粘沒喝令鐵騎十
餘守視曰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不食或勉之曰
事無可爲者公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歎曰天
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亦慰解之曰公父母
春秋高若少屈冀得一歸覲若水叱之曰吾不復顧

家矣。金人又逼上皇召皇后太子孫傅留家太子不遣統制吳革欲以所募士微服衛太子潰圍而出傅不從而密謀匿之民間別求狀類太子者及宦者二人殺之。幷斬十數死囚持首送之紿金人曰宦者欲竊太子出都人爭鬬殺傷誤中太子因帥兵討定斬其爲亂者以獻苟不已則以數繼之遲五日無肯承其事者吳开莫儔督脅甚急范瓊恐變生以危言讋衛士遂擁皇后太子共車而出傅曰吾爲太子傅當同死生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從太子出百官軍吏奔隨太子號哭太子亦呼云百姓救我哭聲震天至

南薰門范瓊力止傳金守門者曰所欲得太子留守何預傳曰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傅也當死從遂宿門下以待命若水在京營何曰粘没喝召問立異姓狀若水因罵之爲劇賊粘没喝令擁之出若水反顧罵益甚謂其僕曰我爲國死職耳奈併累若屬何又罵不絕口監軍撾破其唇噀血罵愈切至以刃裂頸斷舌而死金人相與言曰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時金酋邀索金帛每日和議已定但需滿數則奉天子還闕戶部尚書梅執禮及禮部侍郎陳知質刑部侍郎程振給事中安扶皆主根索

四人哀民力巳困相與謀曰天子蒙塵臣民皆願致死雖肝腦不計於金銀何有哉顧比屋搜空無以塞命耳金酋怒先取其副胡舜陟等各杖之百撾四人殺之而梟其首士庶莫不隕涕憤歎吳开莫儔復召百官議立異姓衆莫敢出聲相視久之計無所出王時雍問於开儔二人微言敵意在張邦昌時雍未以爲然適尚書員外郎宋齊愈至自金營衆問金人意所主齊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示之時雍乃決遂以邦昌姓名入議狀張叔夜不肯署狀金人執叔夜及孫傅置軍中粘沒喝召叔夜紿之曰孫傅不立異

姓已殺之公年老大家豈可與傅同死叔夜曰世受國恩義當與之存亾今日之事有死而已金人皆義之太常寺主簿張浚開封士曹趙鼎司門員外郎胡寅皆逃入太學不書名唐恪書名仰藥而死已而時雍復集百官詣秘書省至即閉省門以兵環之俾范瓊諭衆以立邦昌意衆唯唯時雍先署狀以率百官御史馬伸獨奮曰吾曹職爲爭臣豈容坐視乃約中丞秦檜共爲議狀願復嗣君以安四方且論邦昌當上皇時竊國害政以致社稷傾危金人怒執檜去吳幵莫儔持狀詣軍前拜邦昌入居尚書省三月金人勒

進邦昌始欲引決或曰相公不前死城外今欲塗炭
一城邪適金人奉冊寶至邦昌北面拜舞受冊即位
號大楚遂升文德殿設位御床西受賀遣各門傳令
勿拜王時雍率百官遽拜邦昌但東面拱立閤門宣
贊舍人吳革恥屈節異姓率內親事官數百人皆殺
其妻孥焚所居舉義金水門外范瓊詐與合謀令悉
棄兵仗乃從後襲之殺百餘人捕革并其子殺之又
擒斬十餘人邦昌見百官稱予手詔曰手書雖不改
元而百官文移必去年號姑問所行文書稱靖康二
年百官猶未以帝禮事邦昌惟時雍每言事稱臣啓

陛下又覩邦昌坐紫宸垂拱殿以見金使好問爭之乃止時雍復議肆赦好問曰四壁之外皆非我有將誰赦邪乃止赦城中而選郎官爲四方密諭使及金人將還邦昌詣營祖之服柘袍張紅蓋所過設香案起居時雍秉哲幵儔皆從士庶觀者無不感愴斡離不遂脅上皇太后與親王皇孫駙馬公主妃嬪及康王母韋賢妃康王夫人邢氏等三千人由滑州去粘沒喝以帝后太子妃嬪宗室及何㮚孫傅張叔夜陳過庭司馬朴秦檜由鄭州去而歸馮澥曹輔孫覿汪藻等于張邦昌邦昌率百官遙辭二帝于南薰門衆

慟哭有朴絕者宗澤在衛聞二帝北行郎提軍趨滑走黎楊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至者遂不果帝自髡青城頂青氈笠乘馬後有監軍隨之自鄭門而北每過一城輒掩面號哭至代工部員外郎滕茂實號泣迎謁茂實嘗副路允之出使者粘沒喝逼茂實胡服茂實力拒之見者墮淚茂實請侍舊主俱行粘沒喝不許帝從代渡太和嶺至雲中先是高麗王俁求醫於朝詔二醫往留二年而還二醫至高麗俁不求醫藥諄諄問宮禁事二醫怪之久之俁乃日有密事欲言於朝恐非

朝廷所親信故探之耳聞朝廷將用兵于遼遼兄弟
之國存之足爲邊扞女眞虎狼耳不可交也業已然
願二醫歸報天子宜早爲備醫還奏之然已無及矣

八紘類纂